



射鵰

英雄傳

【珍藏本】肆

金庸



广州出版社

金庸

〔珍藏本〕

射鵰英雄傳

肆

廣州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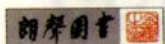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射雕英雄传/金庸著. —广州: 广州出版社, 2009. 9
ISBN 978-7-5462-0160-3

I. 射… II. 金… III. 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27110号

广东省版权局版权合同登记图字: 19-2007-079号



本书版权由金庸先生授权广州市朗声图书有限公司在中国大陆(不包括香港、澳门、台湾地区)专有使用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封面图画选自董培新先生金庸小说国画

敬告读者

为了维护读者、著作权人和出版发行者的合法权益, 本书采用了新型数码防伪技术。正版图书的定价标示处及外包装盒上均贴有完好的防伪标签。刮开涂层, 可见到一组数码, 您可以通过三种途径查验真伪。

1. 拨全国免费电话8008301315, 按语音提示从左到右依次输入18位数码并按#键结束。
2. 使用手机或小灵通将18位数码作为短讯内容发至106691603100。
3. 网上查询www.macs.com.cn。

读者如发现盗版图书, 可向当地“扫黄打非”办公室、新闻出版局、工商管理部门、公安机关、技术监督部门举报, 或直接与我们联系。

联系电话: 020-34297719 13570022400

我们对举报盗版、盗印、销售盗版图书等侵权行为的有功人员将予以重奖。

广州出版社
广州市朗声图书有限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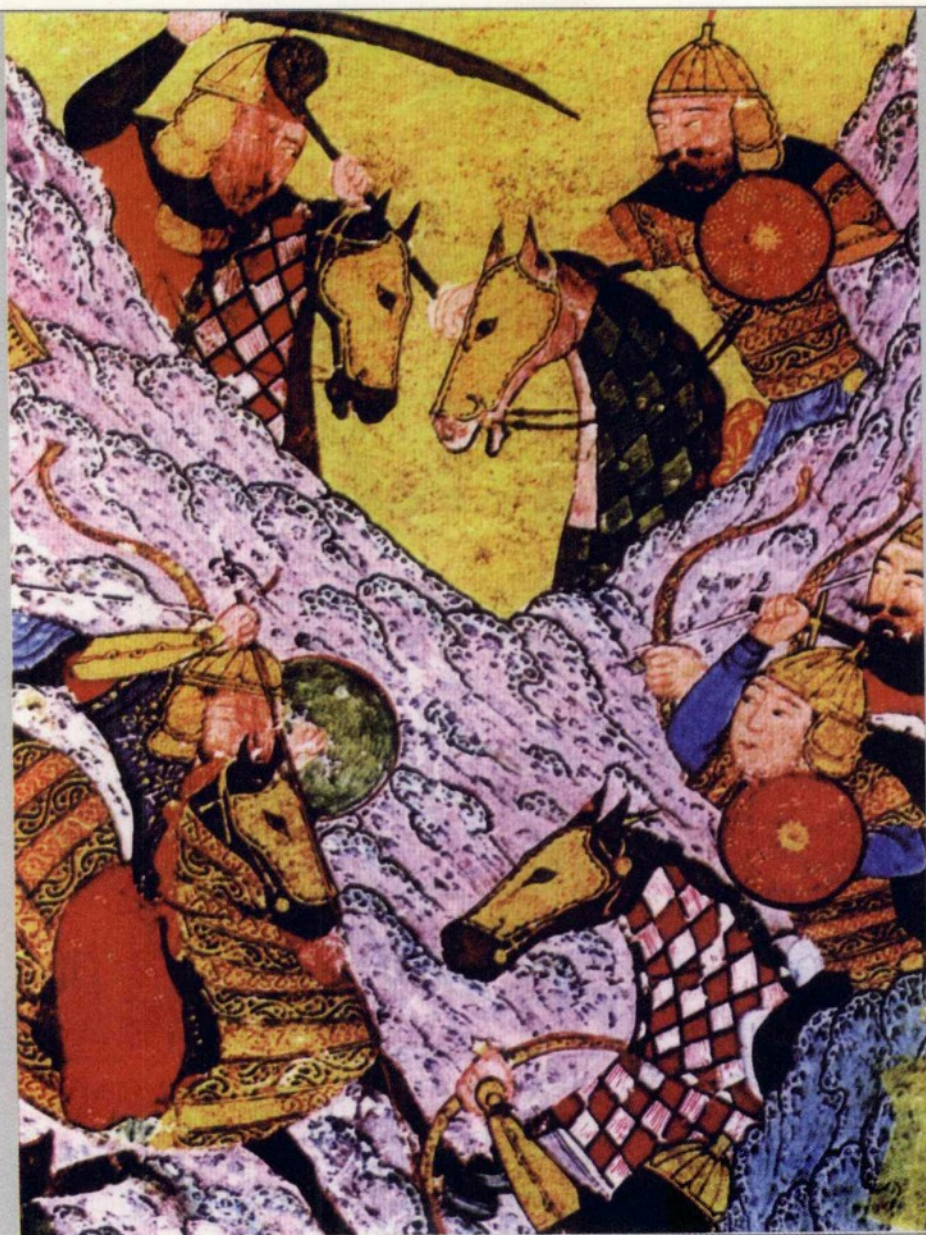
嘉兴南湖烟雨楼，始建于公元940年前后，取杜牧诗“烟雨”二字命名，以后屡毁屡建，至宋时已成一方之胜。



《莲渚文禽图》，明周之冕绘。南京博物院藏。图中一对鸳鸯在戏水，正有“春波碧草，晓寒深处，相对浴红衣”之境。



图为窝阔台像，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此图可能比较接近窝阔台的原貌，他左眼角的大黑斑，相信不会是画家胡乱加上去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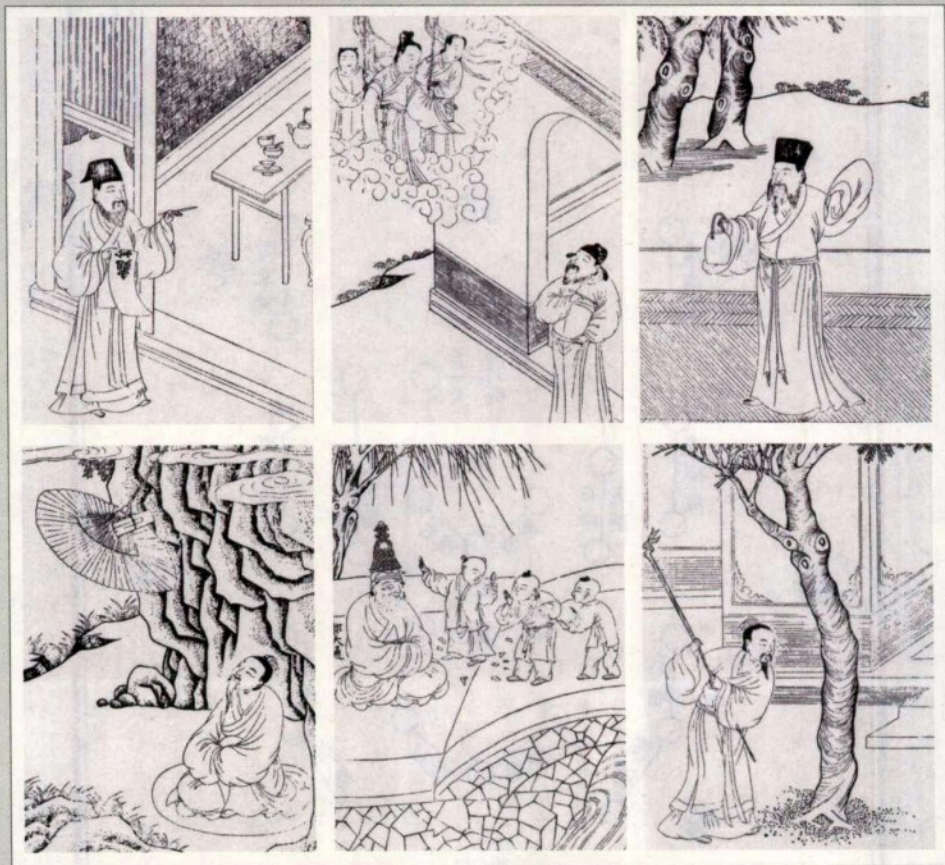
成吉思汗伐金图，波斯画家绘。现藏于大英博物馆。



近代画家董培新绘。画中描绘了第三十七回哲别甘犯军令、放走郭靖的情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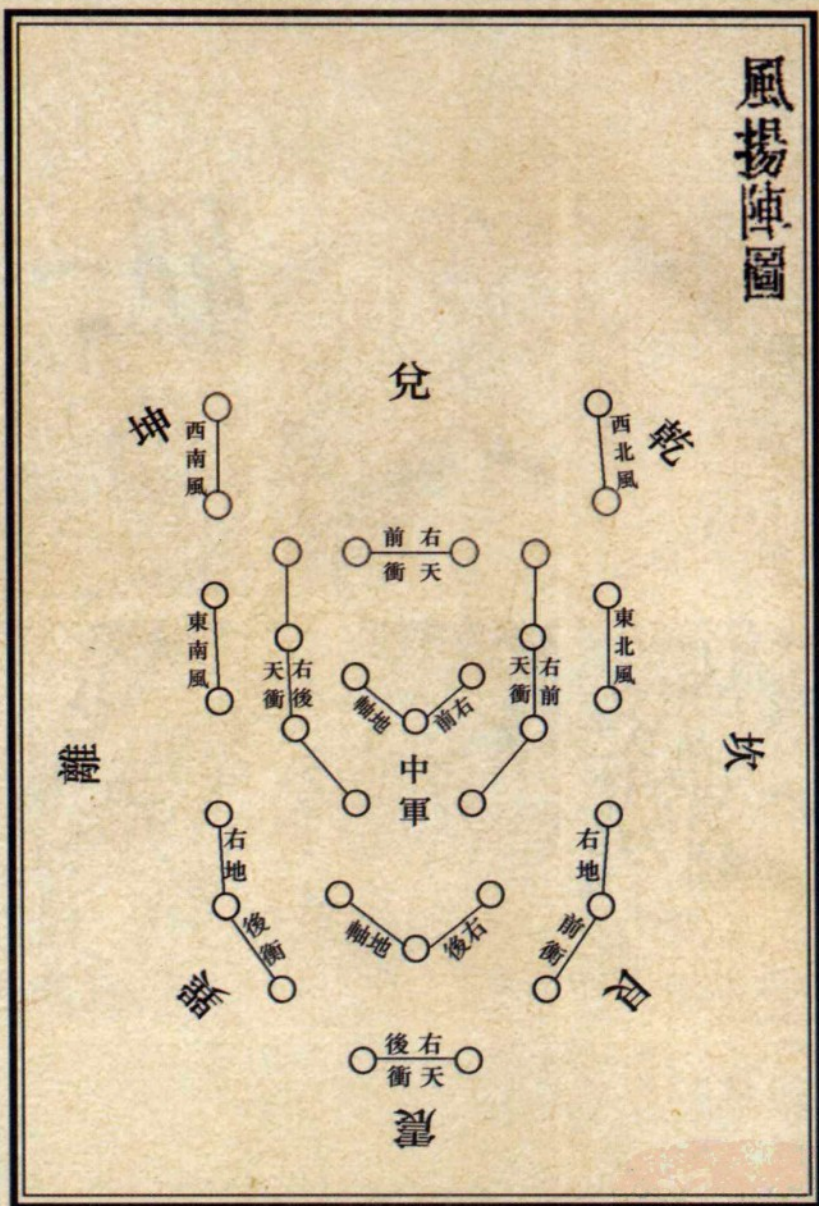
古波斯画家绘成吉思汗致训图。画中描绘了成吉思汗攻破花刺子模城池后，在回教寺院中致训的情景。



上图左起：谭处端、马钰、王重阳。

下图左起：王处一、郝大通、丘处机。

風揚陣圖



《风扬阵图》，据《古今图书集成·阵法部汇考》之“风扬阵图”描绘。郭靖带领蒙古军队演习的八个阵法中就包含此阵。

第三十一回	鸳鸯锦帕	929
第三十二回	湍江险滩	961
第三十三回	来日大难	987
第三十四回	岛上巨变	1003
第三十五回	铁枪庙中	1035
第三十六回	大军西征	1063
第三十七回	从天而降	1093
第三十八回	锦囊密令	1123
第三十九回	是非善恶	1147
第四十回	华山论剑	1173
附录一	成吉思汗家族	1201
附录二	关于「全真教」	1229
后记		1237



新學堂
PDG

一灯大师述说当年与刘贵妃之间的种种恩怨爱憎。郭靖与黄蓉坐在他面前蒲团上倾听。渔樵耕读四弟子侍立一灯大师身后。



第三十一回 鸳鸯锦帕

一灯大师低低叹了口气道：“其实真正的祸根，还在我自己。我乃大理国小君，虽不如中华天子那般后宫三千，但后妃嫔御，人数也甚众多，这当真作孽。想我自来好武，少近妇人，连皇后也数日难得一见，其余贵妃宫嫔，更甚少有亲近的时候。”说到这里，向四名弟子道：“这事的内里因由，你们原也不知其详，今日好叫你们明白。”

黄蓉心道：“他们当真不知，总算没骗我。”只听一灯说道：“我众妃嫔见我日常练功学武，有的瞧着好玩，缠着要学，我也就随便指点一二，好叫她们练了健身延年。内中有个姓刘的贵妃，天资特别颖悟，竟然一教便会，一点即透，难得她年纪轻轻，整日勤修苦练，武功大有进境。也是合当有事，那日她在园中练武，却给周伯通周师兄撞见了。那位周师兄是个第一好武之人，生性又天真烂漫，不知男女之防，眼见刘贵妃练得起劲，立即上前跟她过招。周师兄得自他师哥王真人的亲传，刘贵妃又怎能是他对手……”黄蓉低声道：“啊哟，他出手不知轻重，定是将刘贵妃打伤了？”

一灯大师道：“人倒没打伤，他是三招两式，以点穴法将刘贵妃点倒，随即问她服是不服。刘贵妃自然钦服。周师兄解开她穴道，甚是得意，便即高谈阔论，说起点穴功夫的秘奥来。刘贵妃本来就在求我传她点穴功夫，可是你们想，这门高深武功，我如何能传给后宫妃嫔？周师兄这么说，正投其所好，当即恭恭敬敬地向他请教。”

黄蓉道：“咳，那老顽童可得意啦。”一灯道：“你识得周师兄？”黄

蓉笑道：“我们是老朋友了，他在桃花岛上住了十多年没离开一步。”一灯道：“他这样的性儿，怎能呆得住？”黄蓉笑道：“是给我爹爹关着的，最近才放了他。”一灯点头道：“这就是了。周师兄身子好吧？”黄蓉道：“身子倒好，就是越老越疯，不成体统。”指着郭靖，抿嘴笑道：“老顽童跟他拜了把子，结成了义兄义弟。”

一灯大师忍不住莞尔微笑，接着说道：“这点穴功夫除了父女、母子、夫妇，向来是男师不传女徒，女师不传男徒的……”黄蓉道：“为什么？”一灯道：“男女授受不亲啊。你想，若非周身穴道一一摸到点到，这门功夫焉能授受？”黄蓉道：“那你不是点了我周身穴道吗？”那渔人与农夫怪她老是打岔，说些不打紧的闲话，齐向她横了一眼。黄蓉也向两人白眼，道：“怎么？我问不得么？”一灯微笑道：“问得问得。你是小女孩儿，又当重伤，自作别论。”黄蓉道：“好吧，就算如此。后来怎样？”

一灯道：“后来一个教一个学，周师兄血气方刚，刘贵妃正当妙龄，两个人肌肤相接，日久生情，终于闹到了难以收拾的田地……”黄蓉欲待询问，口唇一动，终于忍住，只听一灯接着道：“有人前来对我禀告，我心中虽气，碍于王真人面子，只装作不晓，哪知后来却给王真人知觉了，想是周师兄性子爽直，不善隐瞒……”黄蓉再也忍不住，问道：“什么啊？怎么闹到难以收拾？”一灯一时不易措辞，微一踌躇才道：“他们并非夫妇，却有了夫妇之事。”

黄蓉道：“啊，我知道啦，老顽童和刘贵妃生了个儿子。”一灯道：“唉，那倒不是。他们相识才十来天，怎能生儿育女？王真人发觉之后，将周师兄捆绑了，带到我跟前来让我处置。我们学武之人义气为重，女色为轻，岂能为一个女子伤了朋友交情？我当即解开他的捆绑，并把刘贵妃叫来，命他们结成夫妇。哪知周师兄大叫大嚷，说道本来不知这是错事，既然这事不好，那就杀他头也决计不干，无论如何不肯娶刘贵妃为妻。当时王真人大为恼怒，叹道：若不是早知他傻里傻气，不分好歹，做出这等大坏门规之事来，早已一剑将他斩了。”

黄蓉伸了伸舌头，笑道：“老顽童好险！”

一灯接着道：“这一来我可气了，说道：‘周师兄，我确是甘愿割爱相赠，岂有他意？自古道：兄弟如手足，夫妻如衣服。区区一个女

子，又当得什么大事？”

黄蓉急道：“呸，呸，师伯，你瞧不起女子，这几句话简直胡说八道。”那农夫再也忍不住了，大声道：“你别打岔，成不成？”黄蓉道：“他说话不对，我定然要驳。”在渔樵耕读四人，一灯大师既是君，又是师，对他说出来的话，别说口中决不会辩驳半句，连心中也奉若神明，但听得黄蓉信口恣肆，都不禁又惊又怒。

一灯大师却不在意，续道：“周师兄听了这话，只是摇头。我心中更怒，说道：‘你若爱她，何以坚执不要？若不爱她，又何以做出这等事来？我大理国虽是小邦，岂容得你如此上门欺辱？’周师兄呆了半晌，突然双膝跪地，向着我磕了几个响头，说道：‘段皇爷，是我的不是，你要杀我，也是该的，我不敢还手，也决不逃避。请你快快杀了我吧！’我万料不到他竟会如此，只道：‘我怎会杀你？’他道：‘那么我走啦！’从怀中抽出一块锦帕，递给刘贵妃道：‘还你。’刘贵妃惨然一笑不接。周师兄松了手，那锦帕落在我足边。周师兄重重打了自己几个耳光，打得满脸是血，向我磕头告别，此后就没再听到他音讯。王真人向我道歉再三，不住赔罪，跟着也走了，听说他不久就撒手仙游。王真人英风仁侠，并世无出其右，唉……”

黄蓉道：“王真人的武功或许比你高这么一点儿，但说到英风仁侠，我看也就未必胜得过师伯。他收的七个弟子就都平平无奇，差劲得很，恐怕比不上你的四位弟子。”一灯道：“全真七子名扬天下，好得很啊！”黄蓉扁嘴道：“完全不见得！武功人品都是渔樵耕读强些！”又问：“那块锦帕后来怎样？”

四弟子听她称赞自己，都有点高兴，但又都怪她女孩儿家就只留意这些手帕啦、衣服啦的小事，却听师父说道：“我见刘贵妃失魂落魄般地呆着，好生气恼，拾起锦帕，见帕上织着一幅鸳鸯戏水之图，咳，这自是刘贵妃送给他的定情之物。我冷笑一声，见鸳鸯之旁，还绣着一首小词……”黄蓉忙问：“可是‘四张机，鸳鸯织就欲双飞’？”那农夫厉声喝道：“连我们也不知，你怎么又知道了？老胡说八道地打岔！”一灯大师叹道：“正是这首词，你也知道了？”

此言一出，四大弟子相顾骇然。

郭靖跳了起来，叫道：“我想起啦。那日在桃花岛上，周大哥给毒蛇咬了，神志迷糊，嘴里便翻来覆去地念这首词。正是，正是……”